



诗歌隧道

枫叶红了

王鸣宇

霜吻层林覆远峦，丹潮涌处晓烟漫。
风梳艳影随云舞，露浸霞痕带月残。
红透长街迷客履，燃明小巷映窗阑。
四平秋景谁言寂，独立桥头醉里看。

霜降的彩韵

魏世通

在季节的深处
霜降提着裙摆走来
她带着蘸满霜的画笔
在天地间晕染斑斓

我走进这幅画卷
风正穿过林间
拨动满树的琴弦
把每一片叶子
都弹成清脆的颤音

枫树伸出通红的手掌
举着火把
在枝头与白霜共舞
银杏换上金黄的长裙
轻舞小扇
在晚秋里曼妙
湖水倒映着天空的心事
云影在水中
浣洗着薄纱

我站在季节的交汇处
听色彩在风中交响
枫的红、柿的黄、霜的白
彰显着生命的乐章

岁月前行
霜降的彩韵仍在流淌
在每个回眸的瞬间
泛起温柔的波光

红柿映霜降

魏益君

霜迹漫过田埂
将柿子染成深秋的语调
圆润的果实悬在枝头
那是被晨光点亮的灯笼
在晚秋里静美

霜色与绯红相融
大地铺开斑驳的绢帛
每道曲线都在收集
季节遗落的音符

你站在枝丫间
成为季节交替的印鉴
当黄叶散尽最后的舞步
唯有你
还捧着不熄的火焰

待到西风卷走残云
你仍以未砂的姿势
在霜色深处
题写大地的诗眼

深秋的夜空

玉坚

深秋的夜
已不仅仅微凉
只能用寒冷才可尽识秋的味道

蚊蝇很识趣
也不再叨扰人
只在三更后，深夜的幔帐外
进行着无效的抗议

夜深人静
露软风硬
一切都在这份冷冽中沉睡

夜空中
众星捧月
仿佛共同托举着同一个希望
又像万花丛中的一缕幽香
直击肺腑
秋，也因此更加浓烈了

秋霜藏大美

乔兆军

叶红艳似火，迎霜摇曳，释放出热烈的色彩。远远望去，宛若有无数双手擎着的无数火把，把坡前坡后、溪旁谷中，照得通红一片。置身于层林尽染的山间，在丝丝凉意中俯拾一两片落叶，闭目沉思，感觉到一种沉静的极致，一种让人清醒的味道。

“柿叶满庭红颗秋”，霜降时节，柿子红了，一个个小灯笼似的。所谓秋来霜染柿子红。那种红，有着稚子双眸一般的清澈明亮，橙红饱满、光泽耀人，在高高的枝头上演绎着别样的风情，每次路过，我都有想折一枝带回家插在瓦罐里的欲望。摘一个熟透的拿在手上，薄薄的一层皮几乎吹弹可破，轻轻咬一个小口，放在嘴边美美地一吸，一股清凉的汁液便流进嘴里，甜丝丝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上绽开，那香甜滑嫩的感觉，充盈了每条神经。

霜降前后，板栗也成熟了，一个个在树上咧着嘴苦笑，笑着笑着，泛着褐红色油光的果实就掉下来了。鲜活的

板栗吃起来脆生生的，清香中带着淡淡的甜味。炒熟了更好吃。粉中含沙、松软香糯。秋天带来了丰富的果实，供养着繁衍生息的人类，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季节总是让人怀念。

霜降是一个重要的农业节气，伺候庄稼的农民，记住了这个铁定的节令，霜降来临，农人纷纷腾田秋播。秋播的日子，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他要乘着墒情去整地，撒化肥，撒种子，挖地边，将满满的希望播种到地里。

民间有谚语“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霜降还是养生保健的重要时节，此时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我们不仅要重视保暖，还要防秋燥，在饮食调养方面，更要注意健脾养胃。

四季轮回不可逆转，时光未央，岁月静好。又是一年霜降时，它透着一种成熟和稳重。霜降之美，醉在心间，所有生命中的起、承、转、合都宛然成诗，因此，在这样的秋天里总能让人找寻到一份心灵的安稳和皈依……



秋收冬藏家家乐

任彦田 作

秋天的重量

裴金超

秋天带着一种独特的重量，轻轻落在我的心间。这份重量，既无形又有形，仿佛能够触摸到它的质感，却又难以准确描述它的形态。它是一种深沉的感知，让你在每一个瞬间都感受到秋天的浓郁与深情。

磅秤，在这个季节里显得尤为无力。它只能精准地记录下稻谷的饱满、果实的斤两，却无法称量出那份丰收的喜悦与满足，它超越了数字的限制。那重量，是晨曦微露时，露珠轻吻稻穗的温柔；是夕阳西下，农人肩扛硕果归家的满足；是田野间，风过稻浪，金波翻滚的壮阔。这份重量，不仅仅是农作物的重量，更是这份丰收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与故事。那些汗水滴落的瞬间，那些日夜期盼的焦虑，以及收获时洋溢在脸上的笑容，都是秋天重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无法用数字来量化，却能在心中激起层层涟漪，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满足与幸福。然而，当你试图用磅秤去称出这份收获时，你会发现它不只是几斤几两所能衡量的。磅秤之下，是物质的累积，而秋天的重量，更在于这份精神的富足与升华。

杆秤，古老而智慧，它能在商贸之间平衡利益的微妙，却秤不准秋天欢乐的重量。杆秤，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杆秤的刻度试图去捕捉那些无形的欢乐与温馨。然而，欢乐的重量，又怎是区区一杆秤所能衡量的？秋天的欢乐，藏在孩子们追逐落叶的欢笑声中，藏在老人手捧热茶、笑谈往昔的温馨里，藏在恋人并肩走在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那份不言而喻的默契与甜蜜中。这些欢乐，如同秋天的风，轻轻拂过心田，留下的是淡淡的暖意和无尽的回味。杆秤虽能称量出物体的轻重，却永远无法捕捉到这些稍纵即逝却又刻骨铭心的瞬间，那些关于秋天的、关于生活的、关于爱的重量。

秋天的重量，还体现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中。对于文人墨客来说，秋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更迭，更是一个充满灵感的源泉。在这个季节里，他们或歌颂秋天的美景，或体会自然的壮美与细腻，或抒发内心的情感与哲思。故此，无数千古名句应运而生，才得以让秋天的韵味与深度流传至今。从杜甫的《登高》到杜牧的《山行》，从刘禹锡的《秋词》到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诗人们用他们的文字，记录下了对秋天的独特感悟和深厚情感。这些诗篇与文章如同秋天的果实一般，沉甸甸地挂在文学的枝头，等待着人们的采摘与品味。

秋天，以一种难以言喻的重量，静静地铺展在大地上。它以人们背负着这份重量前行，虽然会感到一丝沉重，但更多的是一种充实与满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体验到秋天的重量——那份最美好的负担。

四季辗转处 悟得秋意长

丁宇

春风吹醒柳芽时，总以为日子会永远这般鲜活热闹；冬雪覆盖屋檐时，才惊觉时光早就在四季更迭中悄悄翻了页。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四季像个不停旋转的轮盘，载着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也让我慢慢读懂：人生恰如深秋，一半是枝头挂着的明媚暖阳，一半是叶落肩头的淡淡忧伤，而那些藏在心底的牵念，正是在这冷暖交织里，一半化作笔尖的温暖墨痕，一半融进岁月的深深感悟。

春日的明媚曾让我以为生活只会是一路繁花。记得小时候总盼着春天，看燕子衔泥筑巢，追着蝴蝶跑过青草地，母亲在院子里种下的月季开得热烈，连风里都裹着甜香。那时不懂“春尽花会落”，只觉得美好会永远停留。直到后来，看着满院落花被雨水打湿，才第一次尝到失落的滋味——原来再明媚的时光，也会有落幕的时候。就像长大后，曾以为友谊会天长地久，却在岁月流转中与一些人渐行渐远；曾以为梦想触手可及，却在现实里撞过几次南墙。那些失落与遗憾，是人生这趟旅程里，躲不开的“忧伤”底色。

可正是这底色，让后来的温暖更显珍贵。就像深秋虽有落叶飘零，却也有桂花飘香、稻穗满仓。去年秋天，许久未联系的老友突然发来消息，说整理旧物时翻出我们当年一起折的纸船，照片里的我们笑得一脸灿烂。那一刻，记忆里的温暖瞬间翻涌，那些曾以为淡去的情谊，原来一直藏在心底的角落。还有母亲，每次降温都会准时发来“添衣”的提醒，简单两个字，却像深秋里的暖阳，驱散了异乡的寒凉。这些细碎的温暖，是岁月赠予的礼物，被我小心翼翼地写进日记，化作字里行间的墨香，成为对抗迷茫的力量。

慢慢发现，人生的“一半明媚，一半忧伤”，从来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成全。就像深秋的清晨，既有寒霜凝结的清冷，也有朝阳穿透薄雾的温暖；就像我们的日子，既有奔波的疲惫，也有归家时的灯火可亲。那些萦绕心头的牵念，亦是如此——想念远方的朋友，会因不能常聚而心生怅惘，却也会因偶尔的问候而满心欢喜；回忆逝去的亲人，会因再也无法相见而难过，却也会因想起他们的叮嘱而更勇敢地前行。

如今站在又一个深秋的路口，看着落叶轻轻打着旋儿落地，不再像从前那样为凋零而感伤。因为懂得了，四季辗转是自然的规律，人生的冷暖也是常态。那些明媚的时光，要好好珍藏，让它们成为心底的光；那些忧伤的过往，不必刻意遗忘，它们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而那些牵念，无论是写在纸上，还是记在心里，都是生命里最温柔的印记。

人生如秋，不必执着于全然的明媚，也无需畏惧偶尔的忧伤。带着一半温暖，一半感悟，在四季的流转里，慢慢走，细细品，便已是最好的时光。

乡下的秋

刘贵锋

夜来翻看手机，突然惊觉，时令竟然已到了霜降。然而，身处这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城市里，却居然没有感觉到那么一丁点儿秋天的意味。这城市的秋呀，原来是藏在日历里的。心里就升起了那么一丝丝的失落和遗憾来，继而，不禁心心念念起记忆中那乡下的秋来。

乡下的秋，是目之可见的。天空高远，是一种被雨水濯洗过的洁净和明亮。几朵白絮织成的云朵东一疙瘩西一疙瘩，那晃晃悠悠的样儿，像是微风牧着的羊群。阳光一改夏日的威严和酷热，变得柔和而明媚，让人无比惬意。大雁又开始用一字雁阵的长度，从北到南，丈量天空了。漫山遍野，层层叠叠地涂满了斑斓的色彩，用食指和拇指信手比出一个“取景框”来，无一个是构图绝佳、令人惊艳的绝美油画。

乡下的秋，充满着丰收的喜悦。梯田里，玉米活脱脱长成了水灵的大姑娘，高耸着乳房，在西风里窃窃私语；金黄饱满的谷穗一律低垂着沉甸甸的头，在风中一浪一浪地摇曳；土豆叶子枯萎了，土壤龟裂开一道道口子，朝着缝隙刨开来，一准儿藏着一个大家伙；南瓜是个旅行家，把一条条藤蔓的脚向四周延伸，把硕大的花花绿绿的脑袋东置一颗西置一颗，甚至从地埂子爬下去到邻居的地里，也不管邻居们愿意不愿意，结了一个滚圆滚圆的大个头来。

乡下的秋，弥漫着果子香甜的气息。果园里，苹果果露出红彤彤的脸，像是灌了白酒；梨子金黄透亮，香味浓郁，让人垂涎欲滴；枣树上，枣子像是一颗颗红玛瑙，点缀在绿叶之间；一阵微风过后，地上乒乓作响，两三颗核桃从绿皮里跳出来，滚落脚畔，草木岂无心，这是要叫人尝鲜呢，真是让人欣喜呀；更让人欣喜的是那些老柿子树，柿叶已然落尽，疏枝上挑着的柿子，丰厚硕硕，像是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只那么看一眼，已不由得人不心生欢喜。柿柿如意，事事如意呀。

乡下的秋，烟火气十足。院子里的屋檐下，家家户户都是挂了一串一串的红辣椒，鲜艳而又喜庆。爬山虎从墙根直直向上攀爬，整面院墙就被枝枝蔓蔓装饰成花绿绿的毯子了。菊花一丛丛、一丛丛的，在爬山虎的旁边争奇斗艳，黄的、红的、紫的、白的……那叫一个开得欢。一两只小飞虫心有余力则不足，飞飞停停，被一只刚下完蛋的母鸡瞧见了，母鸡就顾不得“咯咯”地叫，红着脸膛急急忙忙扑打着翅膀追着啄食。惹得旁边晒着暖暖打着盹儿的大黄狗猛然惊醒，朝着天空稀里糊涂地叫了几声。

等到日头西落黄昏来临，随着瓦屋之一根根炊烟像柱子一样竖起，一声声粗犷的秦腔声骤然响起，又裹挟了浓烈烈烈的饭香味儿，从一个个院子里溢出来，向四面八方涌去，最后笼罩在了村庄的上空。